



宋思樵

償你一生的愛

陝西人民出版社

償你一生的愛

宋思樵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1 号

偿你一生的爱

宋思樵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69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4-03514-9/I. 808

定 价：3.65 元

内 容 简 介

“袅袅婷婷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是说女孩，男孩何尝不如是：青少年，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四部短篇，表现的正是这个年龄段。男孩、女孩、友谊、恋情，莫名其妙的欣悦，难以述说的思怀，淡淡的，纯纯的，白玉兰一样的清新。即便苦恼吧，也有其独特的轻快与美丽。《偿你一生的爱》中，英俊的男孩董伟安，秀美的女孩潘欣云，不期然地相遇了，开展一段司空见惯的少男少女的美丽故事。也确乎是美，可故事开头设下的悬念让你期待，期待不寻常的发展与变异。谜底终于揭晓，一个保存多年的标本，一只永远不死的蝴蝶，使情节升华，升华到一个诗意葱茏的境界——偿你一生的爱。整个过程，美好得像一首席慕容的诗。想知道青年人的梦想吗？那就去读《梦幻骑士》、《迷情》，《梦》篇末尾处那句：“五天假期啊？够不够？我们再去看军机降落！”让你想起琼瑶笔下的佳境：“我们去听花语……”《魔镜》是一声变异之音，无可奈何的青年庭江面临的是生理的疾患，亦是心理上的障碍，双重的负累下，他甚至失去了对美与本真的感受，只落得在纸的飞翔中哀鸣……

读来有淙淙流水的畅，啾啾鸟鸣的快……

偿你一生的爱

五月的一场春雨。

时光只是在一座大城市里的几个小点之间流转，稍一经心，就会惹烦生厌。

春天到底来过没有？这场雨像在大都会里疲于奔命的心情，除了人造霓虹，竟不带一丝自然颜色。

潘欣云一挤下公车，整个心情便沉重起来，可恨那把花洋伞撑了半天才开，在一片伞海人群之中，竟似一朵早开或迟放的艳蕊，都不是时候。

这是她换了新工作的第一天。

八点二十分，她一踏进“蓝石文化企业”，昨天接见她的策划主任关翠虹正俯身在饮水机前冲咖啡。

“关主任早！”

“噢，这么早就来啦？”

“第一天嘛，公车又挤，我一直担心迟到。”

关翠虹，三十出头的精明职业女性，一身轻简的

合宜套装，衬出一股温中带威的气质，她一面调着咖啡匙，一面笑着说：

“以后习惯就好了，公司里上下二十几名同仁，有一大半还不都是赶在八点二十九分打卡的？”

潘欣云拘谨地微笑了一下，生疏地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她甚至还不知道自己要坐哪个办公位置，只低首看着小花伞兀自在脚旁滴落着水串。

关翠虹不经心地上下又打量她一番，看见了她的花伞，连忙说：

“门边有个伞筒，你把伞放那儿，我昨天就叫人帮你整理出一张桌子了。来，我带你去。”

潘欣云有些机械呆愣地把伞往筒里一插，那儿已有五六把，想来办公室里到的人还不多。

她正要转身随关翠虹走开去，突然门被撞开，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一名男子，差一点便跟她撞个满怀。

“对不起！”

那男子也没有多看她一眼，身上还穿着湿淋淋的雨衣，腋下夹着黑皮公事包，一心一意只往打卡机前冲。

两步遥外的关翠虹骂了起来。

“董伟安！你怎么每天都这么噤哩巴啦的？”

那名唤作董伟安的男孩，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七岁吧，仍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额前微卷的湿头发垂晃到灼明深邃的大眼前，潘欣云没来由地只想起电视上那个被女友泼水的咖啡广告里的那名歌星。

“没办法！我的表一泡水，就停了！”

董伟安一脸无辜状，他长得很高，潘欣云自忖印象里没有见过这么帅气的男孩。

他瞥见了潘欣云，含着半丝腴腆地冲她露齿一笑。

“你不会早点出门啊？”

董伟安用手背索性地把额前头发往上一搁，溅了几星碎钻的水珠，顺着冷气出风口方向，便飞到潘欣云脸上来，她干巴巴地眨着大眼眸瞅着他。

“噢，对不起，刚刚没吓着你吧？”

“没……没有。”

关翠虹踱前了一步，替两人介绍了起来。

“这是潘欣云，今天第一天上班，要在杂志编辑

部当美编；他呢，董伟安，大家都喊他小董，音乐制作部门的策划，以后你们在工作上会有很多交流讨论的机会。”

潘欣云大方地伸出一双手，董伟安一只手仍湿淋淋地便伸过来握住。

“潘小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潘欣云不知如何反应，心口上只扑扑一阵乱跳，她对眼前这么亮眼英俊的男孩，倒没有什么记忆中的蛛丝马迹。还不待回话，一旁的关翠虹便笑斥了一句：

“老套啦！小董！”

潘欣云不自觉羞红了半边颜面，不知所措地望向关翠虹，只听她又数落着：

“欣云，你别听他胡扯了。小董啊，是个单身汉，别看他一张无辜天真的娃娃脸，女朋友不知有几打，每次看见有漂亮女孩到公司来，还老是要凑前去搭讪！”

董伟安急了起来，直嚷：

“关大姐，你怎么在人家第一天上班，就给我没

台阶下呢？三言两语就把我的名誉扫地出门！”

关翠虹笑瞪了他一眼，轻斥道：

“你呀，宝似的，哪个女同事不把你当永远长不大的弟弟看待呀？毛毛躁躁，心理年龄跟生理年龄不成比例！”

听着关翠虹的一番描述，又看着董伟安一脸清明无邪，潘欣云忍不住笑出声来。

“嘞，好喔，你们女生就专会欺侮我，好男不跟女斗，大人不记小人过，我三缄其口，不说也罢！”

关翠虹上前来扶着潘欣云手臂说：

“来，不理他了，我带你去座位上。噢，对了，公司里上下就像一家人一样，你以后也别喊我什么主任不主任，就像他们一样，叫我关大姐就行。”

“噢……谢谢关姐。”

一路往用玻璃隔出的小办公间走去，AO 式的设计又区分出几个不同部门。这一家文化企业机构，除了每月固定出版一份音乐杂志之外，也承接一些流行歌手的唱片录音、设计、包装的外制工作。

两年前，潘欣云一从大学毕业，便一直在自己所

学的大众传播范围里工作,先前是在一家传播公司担任企业宣传,但是因为市场上的瞬息万变与竞争那一家作了快一年的传播公司竟宣布结束,她通过老上司的引介,才转到“蓝石”文化来。

而“蓝石”今日在音乐市场上,早已享有一席之地的声誉,几次新歌手的漂亮出击,更莫立了今日唱片界不容忽视的地位,据说今年还将和几部电影的幕后音乐产生合作关系,潘欣云不禁暗自庆幸自己的幸运。

关翠虹带她到编辑部,其他的四位女性同仁都已到座,并且已开始一天的忙碌。

关翠虹一一替她介绍着,又不忘叮咛道:

“欣云,我知道你学的是大传,而且在音乐唱片界也有近一年的经验,杂志编辑似乎和你的工作经验有些出入,但是公司目前的编制就这样精简,你慢慢适应,隔一段时间我会跟段总经理谈谈,让你更能学以致用!”

潘欣云连忙衷心地含谢说道:

“关姐,谢谢你,我已经很幸运了,以后要学的东

西还很多。”

“你能这么想就好。其实编辑部的同仁也很辛苦，除了编杂志，有时还要分派到音乐制作部门帮忙，甚至还要替宣传部作文宣企书，一忙起来，全公司可说是上下总动员，你慢慢会习惯的。”

关翠虹刚走开，潘欣云吸了一口气，抬起头从透明玻璃望出去，整个办公室人员早已到齐，并且呈现一片忙碌紧张的气象。

坐在对面的易舒婷友善地凑近来朝她说：

“放轻松一点，公司的上班气氛并不严肃，每个人只要把份内工作按期完成就行。别忘了，我们是音乐文化事业，段老总甚至准许员工一面工作一面听随身听哪！”

潘欣云倒对这开明作风的公司制度微吃一惊。

“真的？”

“是呀，提高工作效率嘛！”

“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

“快三年啰！公司刚成立我便进来了，到现在还没见过有人因为不满意工作环境而辞职的！”

易舒婷给她安抚的一笑，这令她放松不少。

“谢谢你……”

“哎，别这么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吧，其他同仁也会很乐意协助你的。”

易舒婷刚要踱回自己座位上，一抬眼，便瞧见董伟安朝编辑部晃进来。

“噢，小帅哥又来串门子了！”

易舒婷轻轻在潘欣云耳旁说着，董伟安却已直直走到她办公桌方向来。

“潘……欣云，对不对？”

董伟安一笑起来，两双大眼便眯成弯月旁的弧线，浓黑的睫毛便聚合在一起，令人很难以抗拒。

“哎……呃，小董，有事吗？”

董伟安笑意更深了，但不像是在开玩笑，一脸审慎地直瞅着她。

“我真的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吔！”

她还来不及答话，易舒婷便护驾似地装凶嚷道：

“吔，小董，这么早就过来串门子，不怕关老姐刮你一层皮啊！”

董伟安求饶地两手一挥，笑应着：

“我是来认人的，搞不好是亲戚哪！”

易舒婷两手往腰际一插，径直说：

“什么认亲戚？看我们这边多来个美女，你就来探风问路啦？”

“易妹妹，好好，我怕你！”

“想逃啊？没那么简单喔！”

其他的几名年轻女孩仗着人多势众，也跟着起哄，七嘴八舌地纷说：

“要探风，得先付过路费！”

“吔，对！怎么没带零食来孝敬？”

董伟安面对一群娘子军，硬是招架不住，涨红了脸直笑道：

“好好，零食先欠着，中午就出去买，好不好？现在可以让我认认人了吧？”

易舒婷朝潘欣云扮了个鬼脸，轻说：

“小董长得太可爱了，要多刁他一点，以后我们才能口福不断！”

潘欣云倒没预料到这种场面，更何况是个足以

让每个女孩昏倒的小帅哥，她只听见自己结结巴巴地说：

“小董，你……可能认错人了吧？”

“不？我记性好得很，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这下子全编辑部的女将们，全屏气噤声地等着看她怎么回答，而她根本搞不清楚董伟安是不是对她感兴趣，才故意以此为借口的。

她在印象里并不曾见过眼前俊秀的男孩，如果见过面，她一定会记得的。

看着董伟安两眸炯明地深视着她，她的心跳又慌乱起来，老天爷到底在跟她开什么玩笑？

“不会吧？小董，我真的没印象！”

董伟安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一口抢白道：

“等等，你家乡在哪里？”

潘欣云不解地嗫嚅道：

“仁乡啊，难道你也是……”

“仁乡啊？这就对了，我一定是在那里见过你！”

易舒婷忍不住插嘴道：

“仁乡多大呀！小董，拜托你换一套行不行？”

潘欣云狐疑地望着他问：

“你也住仁乡吗？”

“也不算是，我家在周村，但是我曾在仁乡上了半年中学，后来又转回周村了！”

“不会这么巧吧？”

“哎，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

易舒婷不让他再想下去，猛往他肩上推了一把说：

“好啦！滚回去办公吧！专会来我们这里捣乱！”

董伟安若有所思地踱出编辑部，潘欣云只讷讷地朝易舒婷耸了下肩。

易舒婷摇着头笑道：

“看来以后我们编辑部不怕没有零食吃了。欣云，小董好像对你很感兴趣哪！”

潘欣云红着双颊，只淡淡地说：

“可能小董认错人了，我念高一时，我们家就搬去高雄了，怎么可能会在台南碰到过他？”

“所以啊，这只是他的借口！但是也奇怪，你别看他跟我们一票女孩没大没小的，听说向来都是女孩

倒追他，他从不主动追女朋友的！”

“真的？”

潘欣云心中一片五味难陈，上班第一天就碰上董伟安这么一号人物，以后他要真追起她来，她又该怎么应付？

“你一定觉得他很花心思吧？”

“我……”

“其实呀，他一点都不花，他把天下所有女孩都当他的姐姐、妹妹了！”

易舒婷的话惹起其他女孩一阵笑，而潘欣云的思绪倒有些缥缈不定起来。

结束了一天对新工作环境的精神负担，在傍晚的细雨中，潘欣云拖着一身疲累回到家中。

刚一进客厅，潘母便从厨房里喊出声来。

“欣云啊，快去洗把脸，马上可以开饭了！”

她懒懒回应，却仍动也不动地瘫坐在沙发上。

身旁茶几上的电话突然响起，她任它响了三声，这才准备起身去接，房里的弟弟潘欣彦却嚷叫着跑

出来。

“我的我的!”

潘欣云白了弟弟一眼，嘀咕了句：

“才懒得跟你抢呢!”

潘欣彦在电话上，才说了两句，脸上有些失望表情。

“噢，宋大哥啊，你等等!”

又是宋思远打电话找她，她正想比着手势制止弟弟，不料潘欣彦已经故意夸张地朝着话筒喊道：

“姐，找你的!”

潘欣云气极败坏地接过电话，一手蒙住话筒，一面狠声地朝弟弟低骂着：

“潘欣彦，你说我不在，你会死啊?”

潘欣彦已是一脸得意，坏笑着顶撞道：

“吔，你又没付钱叫我说谎! 说谎会下地狱被割舌头的嘞，你知不知道?”

潘欣云作势要捶弟弟，潘欣彦眼明手快地躲开了，在一边只猛扮着鬼模样气她。

“喂，什么事?”